愛吾廬文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愛吾廬文鈔

日世宜著

本館據滂喜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愛吾廬文鈔序

凡學之患患於不能入。尤患於不能出。叢籍鱗次。手繙緐不輟。一輟輒遺。卽偶有一二得心。而於古人囲穴奧窔。終莫能晰。餖飣耳食。如是者不能入。又或叅昔賢往事。鈎稽條弗。謂某也醅。某也肆。某郅。某厓。某觭扈。及執筆爲之。絢博而支。絢斷而岐。質之昔賢往事。齟齬不相合。如是者不能出。吾友西村耆學敩古讀書。自束髮識字。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勤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出入之際。殫以精心果力。而又識足以達時事之宜。明足以破千古之蔀。論足以剪繁蕪之失。辨足以息羣喙之鳴。然後馳驟縱橫。必求於是而後止。故治經貴精也。拘牽於文誼則鑿。畔離於訓詁則繆。尋蠡窮委。掣碻勃窣。而又譾之以周秦古書。斯得之治史貴廣也。讀未數行。輒評隲失之妄。讀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斷失之疎。善博覽者。正爲先稡次之。注又次之。叢說爲下。引證旁達。迮次屬辭。斯得之。西村治經。先之以聲音訓詁。其於一辭一字古注有異同者。必明辨而縷分之。崖略已見於筆記中。癸行而讀史。則博綜上下。判黑白。別是非。故其搖筆纚纚數千言。其簡處則又一語不苟下。余觀其論澠池。論與夷。及擬昌黎伯夷頌。答李翊衞中行呂璹山人諸作。識見高卓。卽起唐宋諸賢。亦無不頡。至所撰碑誌及傳記。動與古會。出入經史而不自知。豈非韓公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歟。尤善金石。凡商周吉金。下暨秦漢北魏石刻。拓本靡不搜羅襲什。珍如拱璧。每有奇字稽譔不遺餘力。務合於叅酒六書之旨。尤精古籀篆隸。兀然危坐。墨一升。楮一

梱。隨緒隨棄。頗不自愛惜。而門外求書者屨已滿。至於議論時務。談吐悉中民隱。利弊皆達。加以受性方直。異說詭詞必辨。翦蔑儒先傳會經傳必辨。古今人物。賢哲佞邪必辨。年邁六十而聰強縝密不饋。其箸述未可涯。進而上之。廣邃甄徵。當陸續以出也。是爲序。年愚弟陳慶鏞識。

愛吾廬文鈔

呂博宜西村著

擬戰國策

公叔痤病。魏惠王問之曰。先生若棄寡人。寡人其誰侑。公叔曰。衞鞅才。相之必霸。王默然。公叔曰。王宰用臣言。否必殺之。毋與敵助王。許焉。鞅入。公叔曰。嚮王問相。我曰。衞鞅才。相之必霸。王默然也。我曰。王即不用臣言。必殺之。是我禍子也。子其遄鞅曰。公言相。君不謂然。公言殺。君豈其然。後鞅果霸秦伐魏。人謂公叔知人。君子曰。生而屈人才嫉也。死而誘人殺忍也。告諸君而復逸之悖也。公叔於是乎不忠。

擬張耳陳餘列傳論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並以賢稱。然餘不及耳遠甚。當餘見笞時。餘起欲與爭耳躡之。其卽子房之故智歟。故耳以賢王。餘以敗死。此賢不賢之分也。雖然耳以爭利而卒佩其印。亦有不足多者。嗚呼。交不終者怨長恩不甚者輕絕。其張耳陳餘之謂矣。

擬魏其武安贊

太史公曰。勢之不可恃也如是夫。灌夫以將軍勢。橫行潁川。其後卒至於族。魏其不識時勢。以無位之侯。妄與赫赫之武安爭。欲不死得乎。方廷辨時。自汲黯石建外。皆武安耳目。雖天子心知之。有無可如何者。夫非以武安之勢固有所藉也耶。然武安亦幸未失勢而死。使不死。豈得僅如魏其論棄市也哉。勢又胡

可藉也。

擬昌黎伯夷頌

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者。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不必與人異。亦不必與人同。是故以己之見。合人之見。謂人之見盡如己。難矣。以一己之見。合人人之見。謂己之見必是。人之見盡非。抑又難矣。若至以一己之見。合天下之聖者賢者而皆無一是。則其見非尋常之爲見。千古而上不可無此人。千古而下不可無此人。卓卓乎立天地之間而確不可拔。如伯夷叔齊非耶。伯夷之世。亂世也。其君肆虐。其臣逋逃。其天下之民羣入於水火而靡所拯恤。武王不得已而伐之。至仁也。太公輔之。八百諸侯從之。至義也。而伯夷叔齊獨斥之爲非。諫而去。去而餓且死。夫何爲也哉。夫豈不知興衰之運耶。夫豈不知仁暴之分耶。夫豈不諒武王之心。謂爲救民水火耶。而必申一己之是。不顧天下之非。是何爲也哉。孔子稱伯夷曰古之賢人。則亦是伯夷也。而說者曰。伯夷得孔子而名益彰。夫孔子聖人也。武王亦聖人也。伯夷不求是於當日之武王。豈求名於後日之孔子。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且孔子何爲賢伯夷也哉。爲當世之多亂臣賊子。不可無伯夷其人以風之也。吾故曰。伯夷千古而上一人。千古而下一人也。而世之爲士者。顧猶有和光同塵之說。此伯夷所以獨立千古也夫。

擬昌黎伯夷頌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斯言也。斯人也。吾蓋索之千百年而不得者也。夫求士非

難。求士不趨世爲難。求士不趨世非難。求士之出一己之見。闢一世之非。上接千古。下留千古者爲難。若伯夷者。是耶非耶。孔子稱伯夷曰古之賢人。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則夷齊之賢。誠得孔子之名而益彰。而當叩馬而諫。與夫窮餓而死。浩浩然同於天地日月山川而不可抑者。彼誠於心有所不安。遂於世有所不顧。夫豈以是求名於千古也哉。伯夷不求名。孔子獨以賢之名歸之。非獨賢伯夷也。爲當世之多亂臣賊子不可無伯夷其人者。以媿其魄而寒其膽也。然則不必謂伯夷無叩馬之事也。不必疑采薇之歌。猶有怨之思也。伯夷誠上接千古。下留千古。爲聖之清者也。太公目之曰義人。蓋與孔子同意云。

擬昌黎通解

無所不通之謂聖。聖人道息。而通人名起。爲通之說者曰。磽者易缺。皦者易汚。人生斯世。奚介介爲哉。於是柈其牙角。破其崖岸。蹤閑衢而毀藩籬。自爲得聖人無可無不可之意。而通名藉藉。噫是誠學聖人也耶。學聖人以經不以權。古之人有伯夷者。其爲人也清而介。特立而獨行。不以俗所喜而喜。不以俗所憎而憎。矯矯乎其異也。而孟子稱之曰聖之清。子路聖門高弟也。孔子至衞。南子請見。子路獨以爲不可。於公山佛肸之召亦然。說者謂子路守經。故不足知聖人。夫子路誠不足知聖人。要不可謂非賢人。子路誠不能如聖人。要未嘗背乎聖人。何也。聖人則可。子路則不可。此子路善學聖人者也。聖人之教人也。曰質直而好義。又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此聖人之經也。此聖人之不同於人也。今也浮沈俯仰。脂韋汨沒。無所謂直也。衆曰是。不敢不是。衆曰非。不敢不非。無所謂察也。譬如水也。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

西冒通人名可矣冒學聖人名可乎人無論智愚必先卓然自立不蠱於俗不囿於衆斯可以躋於賢者之域賢之於聖不啻愚於智不肖於賢也未能希賢曰欲齊聖理乎哉夫聖人之爲聖人誠有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無所不可者正自有所不可也今也不學聖人之不可而學聖人之無所不可曰吾得聖人之權焉是所得於聖人者超出伯夷子路萬萬也夫伯夷子路卒不可勝聖人之權必不能學而必欲勝之必欲學之者亦見其妄也已嗚呼學校政衰廉恥道喪如直者死如鉤者侯不有祝鮀之佞自孔子時已不勝嘆況今日哉吾故曰聖人道息通人名起夫非世道人心之憂也耶

擬昌黎答衞中行書

愈儒服者日以儒爲業凡一舉一動求其當於儒者而已儒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愈自爲從事以來固不敢言富貴然亦不得言貧賤矣足下書來乃欲愈當亟取祿位以救天下不宜諉之時命此誠足下之盛意愈何敢當愈亦何敢辭僕少貧好學問竊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於其心前之所以爲此汲汲者非爲富貴也亦將勉乎已之事耳乃事與心違時與志乖此誠非愈之所能爲力也不能爲力而必強爲致之其不至於詭遇不止夫人生得失窮通之數與吉凶禍福之來冥冥之中莫不有宰之者彼君子曰吉小人曰凶謂其所爲類有以取之也必謂古之君子無一及於禍者古之小人無一受其福者必不然也必謂凡爲君子必其福之來也凡爲小人必其禍之至也亦不必然也賢不肖有定分禍福吉凶無定數人惟急乎其所自立得失窮通之故愈之不接於心者蓋不自今始也以足下書盛有

所稱引。不敢當。又不敢默默。是以爲足下言之。足下喜吾脫汴州之亂。宜一來相視。何安安而居。不我肯顧。足下知吾心樂否耶。

擬昌黎重答李翊書

愈白。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惟不知躬自束脩。雖孔子亦未由進之。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以是心至。斯受而已。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世之有意於愈者。愈皆有以答之。不獨於生然也。而生顧竊竊然有疑於愈。不知生之志求知於愈乎。求愈之益乎。抑欲自樹立不與世浮沈。使一世之人皆不可及乎。不然。何汲汲於愈。而有疑於愈。且夫愈之所爲。世之所非也。生獨不忘情於愈。是生猶知有愈也。生知有愈。猶有疑於愈。是生終不知愈也。夫愈之所爲。亦靳不異於君子之所教而已。生何未之思也。且賢不肖存乎己。聲華名譽存乎人。存乎己者未優。存乎人者何望。未聞本不深而末茂。形不大而聲宏也。愈於生既不變已。苟不舉以相戒。非所以待生也。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生其勉之。

擬昌黎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辱惠書。何足下之躁也。足下乃欲使僕執轡如信陵也耶。足下可謂高自期許者已。凡僕所以禮足下。與設問於足下者。非以足下之文學高出於世之公卿大夫也。亦非謂當今無足下知識也。雖然。僕於足下不可謂無意也。當今天下紛紛。日趨頹敗。官於朝者又多碌碌。未有奇節。君之所可。彼亦可之。君之所否。彼亦否之。左右前後。大概皆曲學阿世者。如是而不更進一趨。死不顧利害之人。靡靡者何由振乎。

用是留意於足下。冀足下剛直有可使之往救耳。且自仲尼沒而微言絕。秦漢以來。道喪文弊。家自爲書。戶自爲說。擇不精而語不詳。其存諸簡籍者。雜而不一。聖人宗旨。學者莫得其所指歸。僕於足下屢設問。以觀所至之成熟與否。將以去其非以趨於是。非謂足下之學世無其人也。足下行天下多矣。僕之待足下雖未至。而待足下如僕者果何人也。足下何遽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也耶。且足下雖自擬侯生。僕豈信陵比哉。世無仲尼。不願居弟子之列。此僕之志也。足下其亦知之乎。雖然僕與足下始一相識。遂切切然責不足於僕。視世之阿曲取容者有異矣。此則足下樸茂之美意。卽僕所欲進足下於朝之私心也。願足下少安無躁。聽僕之所爲。某頓首。

讀循吏傳

余讀循吏傳而知太史公用意至深遠也。夫漢之興也。循吏固不乏人。如潁川則有黃霸。渤海則有龔遂。蜀郡則有文翁。其餘于定國、張釋之、劉昆之屬。不可勝數。然皆漢武以後人。漢武時稱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者。獨一汲黯耳。上終不以爲能。至如趙禹、張湯、甯成、郅都輩。或身居大僚。或爵榮顯秩。烜赫一時。卒與黯異。此亦可知當時之所尚已。史公作循吏傳。不及漢人。非漢無循吏也。漢武時無循吏也。可慨也夫。

讀刺客列傳

春秋之義。責賢者備。夫惟賢者乃可責之備。則非盡人而責之備也。余讀刺客傳。所載五人。或勇、或力、或嗜酒擊劍。國士之名播於一時。非謂其行盡合於義也。太史公謂較然不欺其志。允矣。後之論者。攻擊不

一至謂傳不足傳夫責五人者欲儕五人於聖賢之學也聖賢之學誠不如是乃學聖賢之學者反臨事畏葸不能不欺其志如五人其又將奚責哉吾願世之誦習詩書被服仁義者愼毋責五人備也

宋穆公立公子與夷論

論曰宋宣舍子而立弟宋穆舍其子而傳兄之子之二君者皆春秋之卓卓者也惟穆公能以兄之心爲心尤難說者乃以宋禍罪宣公過矣方穆公之將薨也念念不忘先君穆之賢非宣其孰能知之窮兵黷武與夷之弒固其自取宣奚罪焉以是爲宣罪將穆亦不得爲無罪耶且其時鄭莊魯桓羣克弟弒兄皆成於爭如宣公之讓不以爲賢反以爲罪亦見其惑已

澠池之會論

論曰非勇之難勇能不惜其身以衞其君而又能審時度勢之爲難方藺相如之相趙王會澠池也秦令趙王鼓瑟相如亦令秦王擊缻秦請趙十五城趙亦請秦咸陽相如一何壯哉雖然秦所以不敢動者非畏相如也畏趙有備耳假令趙外不盛兵以待內無廉頗以守相如雖勇秦之左右集而刃之矣相如雖死何補於趙然則相如之敢於陵折秦王者誠審時度勢非輕棄其身者也趙豈僅賴有相如哉

門人弟子辨

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此歐陽公之說也朱竹垞先生本之以撰孔子門人考歷引論孟以實之謂如門人厚葬之爲顏淵之弟子子出門人問曰爲曾子之弟子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不敬子

路爲子路之弟子子夏之門人爲子夏之弟子門人治任將歸爲子貢之弟子說本古注疏以上下文有顏淵曾子子路子夏子貢字而強屬之朱子不以爲然也爲孔子弟子者孔子門人也爲孟子弟子者孟子門人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又曰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曹交曰願留而受業於門夫得其門而入是曰門人以父事之以兄事之是曰弟子門人弟子夫固名異而實同也今爲之別曰上有顏淵字此顏淵之弟子於孔子爲門人下有子貢字此子貢之弟子於孔子爲門人審如是互鄉童子見門人惑盆成括見殺門人問孔子先反門人後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門人又屬誰之弟子耶無可屬則門人弟子二而一也復奚疑且卽以門人治任一節論之以孔子之聖諸賢事孔子之誠孔子旣沒諸賢不獲見孔子諸賢且不得日見諸賢也爲諸賢者卽以禮有所極欲先子貢而去亦必有山頹木壞之悲亦必有離羣索居之感留者不果留去者不卽去相與執手歔欷於邑而不能已已者胡爲子夏子張子游有若輩皆寂寂無聞而惟子貢師若弟兩相慟哭兩相慰藉低徊欲絕何子貢弟子之誼之厚而孔子弟子之誼之薄耶說又安足信哉竹垞又引東漢諸碑謂有弟子有門生此或當時別立名目如義士處士之類又如今之爲師者自稱曰友弟曰友生爲弟子者曰受業曰門生皆與古或同或不同不能盡一奈何以東漢之制上律孔孟之門由近以例遠屈古以從今亦見其惑也昌黎有言曰文求其是解經者亦求其是而已不然歐公之言非無本竹垞據以成書後之學者又何必曉曉爲哉

上五山先生書

五山先生大人閣下。承奉二月廿九日手教。知去歲分水受累。今年二月爲交代。又有建德之役。勞勞往返。足見仕途之難。然先生文章經濟。冠絕儕伍。上之人必有能識之者。世宜亦不必過爲先生慮也。蒙示大著舟過九里洲記、讀旅槎文一則。身世之感。一爲世道人心之憂。皆非苟作。讀之惟俯首至地而已。何敢更贅一辭。惟冀時時賜教。使末學有所取法。幸何如也。世宜自違侍以來。精神日耗。人事日侘傺。無一足爲先生道者。惟雨農先生來廈。芸皋師命侍左右。得隨杖履二十一日。望其風采。聆其緒論。如當日初見先生時。此眞生平奇遇。不可不告諸先生者。芝山浯江兩書院。極知有忝。且滋物議。第以去歲先母庶母二次喪葬。所費不貲。昔劉顯以母陷北魏。頗受餽遺。欲以贖母。自謂方寸已亂。何暇作廉。世宜竊比於是。又芸皋師盛意。亦不敢卻。不然。豈不知又顧之他之必不可哉。若文風云云。世宜何足以當之。謹奉拙作二首呈正。伏乞大加繩削。銘感無既。肅此奉瀆。卽候崇安。

上高雨農先生書

雨農先生大人閣下。世宜才鈍學拙。少無師授。僻居海島。行年五十。碌碌無所聞知。芸皋先生觀察是邦。猥蒙不棄。廁之弟子之列。始識古文體例義法。又得遇武進劉五山先生。聞其緒論。爲學次第工夫。稍有解悟。偶爾弃筆。自惟固陋。二先生以外。不敢聞於人也。癸巳冬。得五山先生省中書。言近得奉教先生。謂先生一代宗工。不易遇也。又言以世宜跋鄭古村紀遺。轉求正焉。世宜讀之。慙感無已。自是心慕先生。未

嘗一日忘。客歲十月。芸皋先生取大著抑快軒文集二册示世宜曰。當世韓歐也。宜激心靜慮求之。世宜讀至五七日。雖不能窺測萬一。而知先生之學。一本於身心。其言皆有所發明於前賢之旨。詞氣之中。道味益然。益嘆二先生所以傾倒於先生者。乃自有在。世宜於是慕益切。恨不能自致於先生。既而附芸皋先生文集以拙作求教。先生批而歸之。又復深自貶損。有下交之言。此則先生之謙。先生之宏。而世宜所深幸日夕積之於心而不敢言者也。又安敢自外於先生哉。夫宏奬人才。君子之誼也。就正有道。下學之心也。私其善而不與人以善。仁者所不爲也。迷其途而匿不以問。亦愚者所不敢出也。用是謹錄舊作二十一首爲一卷。仍藉芸皋先生獻之左右。伏乞斧而削之。以慰積年景仰之私。世宜平生失之東隅者。或可收之桑榆。皆先生賜也。石刻數種。拙書六幅。敬以爲贄。並求指示。春風宣和。惟先生與時偕宜。衛道自重。臨紙無任嚮慕瞻企之至。

復繁露同年書

二十二日接奉手教。回環雒誦。且感且愧。非閣下愛弟之厚。孰肯誨諭深切如此。向者與史蘊山言。實一時憂憤之詞。非眞有遷徙之事也。弟家無儋石。所積者破書百卷耳。惟是蒿目時事。大懼骨肉離散。不覺其言之過。閣下寓書切責。責之誠是也。至所云臨大事以鎭定爲主。此則古賢豪絕大學問。絕大經濟。乃能之。如弟章句小儒。何足以當此。經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傳云。有備無患。是故東山淝水。草木皆兵。萊公渡河。豈眞一擲。如前日變生倉卒。百無一備。賊夷一礮而傷我軍民。再礮而壞我房屋。兵自外逖。城

自內閉幸而狡夷孤舟志逞一快非王直徐海者比其狼狽已至是雖無永凝之禍幾同崑山之驚聞者無不膽寒見者豈不股栗閣下教之曰是當勸以毀家紓難之義謀禦賊練鄉勇大論不刊弟雖椿昧敢不佩服但練鄉勇於鄉社則易於廈門則難何則鄉社之人一族同心一社齊力素稔其良莠各備其械器無供用之費有身家之戚廈門五方雜處出而召募不患無人然薰猶不辨常則爲兵變則爲賊制之誠不易易且既募鄉勇非如今蔡司馬但委之練總保長注名造册已也必如臺灣招義民例官設局延董事設條規定保甲給牌票與飯食給工資備器械鑄砲礮以一千人計月需費三千金以三月計便當需九千金此固非行郊不辦亦非官府婉勸嚴飭不行也況愚者難與謀始富者無一慮終比比而然且無論數千金之多也卽如前日蔡司馬諭十八保保長重修柵欄弟家住張厝前保與趙茂才首先修理所費僅十餘金保中富戶五六家皆萬千之貲與弟一窮措大比力均分已爲過矣況一分僅出銀一員二角費亦微矣乃稽延至今十餘日尙彼此推諉似此愛錢甚於愛命尙望其能毀家紓難哉不然爲今之計必如閣下所教預籌經費堅築堡壘扼據要害廣募鄉勇時時訓練備諸火器戰艦兵精粮足內防外捍雖未能收摧朽之全功而聲勢已足破賊夷之膽豈非廈民大幸然事實有難焉者伏惟閣下經緯在胸留心時事爲當事所敬重諒必有以使弟與鄉井同受帡幪之賜不勝幸甚肅此奉覆惟祈鑒諒卽頌道安不一

送高雨農歸光澤序

自芸皋夫子來鎭廈門。世宜師事之。其由以謁當世名人三人。仁和扶雅陳先生。武進五山劉先生。其一則先生也。扶雅先生數夕而別。五山先生一年而別。先生則去年二十日而別。今四閱月又別也。其事最晚。其契最深。其別亦最苦。當癸巳之歲。先生與扶雅先生同修志省邸。五山先生一見。卽以書相報。謂先生爲當世文宗。其冬芸皋夫子自臺陽歸。赴省與先生爲古文交。歸喜形於色。謂先生道德文章。今世無二。囑世宜爲文二十餘首求先生教。先生賜之教。復惠以書。是世宜未見先生時。已受知先生也。迨去年四月。先生來島上。訪芸皋夫子。世宜以弟子職。日從遊虎溪南普陀諸勝。追隨之下。屢屢假以詞色。謂爲可教。今年主講玉屏。居處愈近。神契愈洽。嘗謂世宜曰。吾與子情好如是。又結一重翰墨緣。已後當相別。何以爲情。自是凡世宜所作。皆一一爲點定。其先生自作。蓑始脫卽出相示。口講指畫。唯恐言之不悉。嗚呼。是何先生之待世宜。如此其至也。夫以先生韞蓄之富。令望之隆。其與相爲往復者。如扶雅五山先生其人也。世宜復何足數。乃先生以爲是芸皋夫子弟子。又嘗從五山諸君子遊。推而愛之。俛而就之。先生於是益令人思也。先生爲芸皋夫子來。今芸皋夫子復移節臺陽。行已有日。先生既不能與夫子作海外之遊。又不克長留島上。爲諸生矜式。海天一別。千里云遙。悵望者當不獨世宜一人。而世宜之情則更悲也。以世宜思慕先生之意。知先生必有不能釋然者。更以芸皋夫子眷念先生之意。先生其能釋然乎。惟望先生時惠以訓言。如芸皋夫子節鎭廈門時。則世宜之受賜不淺矣。

擬惠安縣志序代作

惠安令山陰婁君吏而文者也自余知與泉永道事過惠識之問所以爲治則於惠一邑之民風土俗得失利病無不一一能言其故心甚異之然不知其耽於文也今年夏以所續補縣志爲書幷序乞文於余惠於泉爲屬邑於興化爲鄰邑其土瘠其民勤其俗儉而嗇古稱易治婁君尹茲有年善拊字大得民和今又於簿書之餘與邑中士大夫續修此志其於惠之民風土俗得失利病必周詳可知讀婁君之志可以知婁君之治也哉顧史莫難於志爲其詳或失之泛也簡或失之略也私或失之去取不一也惠安舊志自明萬歷間張襄惠撰中更三修計爲書三十六卷今婁君於前志所未錄未備及譌舛者補葺刊正輯二十有二卷余未讀其書固不知其中詳簡何若去取何若要以其時之近與其卷帙之富其搜羅不可謂不博也其用功不可謂不勤也此豈俗吏不文者所能辦哉余素耽文事年來徇廈多士之請撰廈門志而廈故無志余始爲分別部居使多士分采之提其要領而芟其蕪穢凡廈之民風土俗得失利病亦頗具有條理未及竣稿他日婁君或以事來廈或余再過婁君當與參正婁君其有以教我否

廈門志序 代作

泉之領縣五其煩而劇者曰晉江曰同安廈門則又同安一隅耳然四面環海於金門爲犄角於漳郡爲咽喉故自提軍五營而外與泉永道駐焉廈防同知亦駐焉富陽周芸皋先生以道光十年官興泉永道而鳳琴以十二年令晉江後又令同安皆於先生爲屬吏日有所咨月有所請先生不以爲愚教且誨焉其時廈門志已成謂鳳琴曰自余來此於民無德然閱二十四月而成此書於治之要領民之利病頗自

詳悉。鳳梧時唯唯而退。第志不敢忘。及鳳梧來官廈防同知。先生已辭世矣。思其人讀其書。考其風俗。條其教令。然後知先生所謂無德於民者。大有裨於後之官茲土而蒞茲民者也。先生沒矣。民之思先生如昨也。先生之書之不可沒。如此其章章也。烏可不刊之。以壽世壽先生哉。於是黎觀察半樵將調江南。鳳梧亦將任晉江。與陳提軍蓮峰謀刻之。觀察爲文弁諸首。而使鳳梧繼之。鳳梧記前惠安縣婁君重修縣志書成。嘗匄先生爲之序。序以先生重也。鳳梧何敢序先生文哉。然以鳳梧爲先生屬吏。受先生之教。被先生之遇。敢執卑不頌尊之義。一以不文辭。亦豈所以報先生也哉。遂序之。

鶴巢吟草序

胥鶴巢薛生紹庭友也。壬辰之歲。余館於廈島綠陰精舍。紹庭將從余學。囑鶴巢爲之介。余於是未識紹庭。先識鶴巢也。鶴巢將家子。年少耽吟詠。有書畫癖。嘗質衣一笥。購右軍聖教序舊拓本。攜示余。余心異之。自紹庭歸。與鶴巢不相接者三四年。今歲余主講浯江。紹庭持鶴巢詩來索序。問之則鶴巢死矣。余爲憮然者久之。竟其卷。粹然如琢玉。五言尤工。可誦也。惜香奩詩外。多牢騷不平哀怨之音。使人不樂。鶴巢名貞咸。以祖父功襲雲騎尉。官閩安守備。署金門遊擊。非不遇也。年三十有三。甚壯也。可以自奮於之世。展胸中所抱以就名。乃抑塞鬱遏以至此。嗚呼。此鶴巢之所以不永年也。母老妻少而無子。紹庭爲恤其家。存其稿云。

歗雲錢筆序

獻雲善用筆古文筆清詩筆古書畫筆屈強離奇而不可方物此余所習知者外此爲鐵筆古雅絕倫得意時趙次閑陳曼生輩弗讓也以問獻雲獻雲曰印以漢爲古漢印用篆法兼用隸法深得篆初變隸意鐘鼎古文人不識不尙也又曰印之作在結體運刀要出之端重要識其拙處正其妙處此則吾所不及知亦世不盡知而獻雲自知者也夫獻雲負經濟工詩文且善技能如是何世之人或識或不識也昔東坡見山谷小楷書曰以磊落人作瑣碎事見秦少游行草書曰此人不可使閑閑便通百技矣其獻雲之謂歟世有能知獻雲識獻雲用獻雲如獻雲之善用筆者乎則獻雲將不得一閒時將大有作用於世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而謂磊落如獻雲爲之乎獻雲其善刀而藏以待之

柏香山館印存叙

楊君紫庭性嗜古工刻石與吾友獻雲交相善居相隣又相師也二人各奏其能咸得漢人意如陳曼生於趙次閑然紫庭近攷金石書謂漢篆惟瓦當文屈曲有致惜前書未廣益之摹爲小本讀書之餘香一罏茗一盌耆然騎然信閑中一樂也獻雲縱臾之裒所畜名家私印成帙而以所以自製者爲之殿統四卷顏曰柏香山館印存因囑獻雲索序於余余嘉紫庭少而多能又與獻雲爲金石交於是鄉爲獻雲叙者今復因獻雲而叙紫庭結一重翰墨緣也已

讀選詩自叙

將欲操三寸之管抒百情之思宣一代之化繪萬象之形使後之人讀而思思而感感而動以至流連唱

歎而不能已者。其惟詩乎。將欲本一己之性命。叩先賢之奧旨。求之於章句之間。準之以規矩之正。俾後之人讀其文知其情。守其法。不至蕩檢踰閑。高馳而不顧者。其惟評詩乎。余非能詩者。亦非知詩者。辛未冬。與友潛東同筆硯。始學詩。得二田先生讀杜心解。閱之。知作詩曰意。曰體曰法。有操觚輒從五律入古一道則未也。且求師授亦難其人。壬申自浯江歸。讀潛東所詳放翁詩。逐段分句。有條不紊。不辭見獵心喜。問所從來。則得力於杜詩仇註者爲多。於是課童之暇。取選詩若干首。以讀杜之法。所謂意體法三者求之。略有見。即書紙尾。以考學問之得失。遵先民之規矩。亦學問中一韻事。惟是生今反古。宜聖所非。志古遠今。昌黎所慨。彼蘄勝於人者。將馳騁乎藻翰之場。擯華乎酬應之際。使舍風雲月露。與夫新詞豔曲諸製。一一取所謂意與體與法者而爲之。則不笑爲陋者。亦必目爲愚。而吾與潛東顧汲汲索之於漢魏晉宋間。豈不可恠。抑又聞之。資之所近。力能勉焉。嗜古之癖。余與潛東蓋性相近而學相勉者也。故凡吾所爲者。非敢反古也。非敢違今也。以考學問。以遵先民。少快半日與潛東嗜古之癖。與夫曩日欲學古而不暇。求師而不獲之心。俾子弟輩觀之。無妄其情。無背其法。朝吟夕詠。有得乎古人作詩之感動奮發流連唱嘆而不能已。此則余之志也。若如昌黎所譏。吾人爲文。雖不爲當世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者。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從遊白鹿洞記

廈島有山曰白鹿洞。前人慕廬山之勝。因以名之也。道光丙申六月八日。周觀察芸皋夫子。招諸生侍主

講高雨農先生遊卽讌焉初乙未夏先生來廈門夫子以師禮禮之招遊無盡稜層二巖世宜與焉先生作遊記其大旨謂夫子以古文提倡後學義高辭美爲島中士勗世宜錄而藏之今年先生受夫子聘主講玉屏書院未至夫子謂世宜曰先生將以某日至汝理院中事其戒備以俟使人迓諸境至則率諸生拜於院致餐設膳而退已詔世宜曰先生山斗也今延爲多士式將大望於諸生爲我告曰有志於學能受先生教者皆有以寵異之諸生震先生古文名及課咸惕惕懼無以當先生意而先生不拘成格文成繩之削之評之註之甲乙之夫子又擇其尤者榜諸壁且示先生所以立教之意懇懇爲諸生道至是日命世宜招諸生十有二人陪侍讌遊曰能古文或詩者咸有作以觀諸生志其日風日清朗佳氣鬱蒼先生與夫子遍歷諸勝遊已而讌諸生從二夫子起與起坐與坐一話一言惟二夫子是聽先生樂甚夫子樂甚諸生之樂則有不可以意言者夫先生與夫子以道相尙以文相友者也諸生所講求者制藝耳而先生之範圍曲成者如此夫子所以誘掖奬勸者又如此安得不自樂其遭也昔常袞爲閩觀察使以閩未知學選歐陽詹以式諸生又親與諸生爲客主之禮閩之人文一變今夫子觀察於茲六年士被其教者深先生之蓄道德能文章爲夫子素敬禮視詹攸於諸生又勝今日之讌又視客主之禮有加以此鼓勵激勸而謂士氣文風不日上有是理哉諸生中能爲古文者推高子文林巽甫莊誠甫三人巽甫誠甫亦受業於夫子前曾侍先生遊者子文先生族子學於先生今復請業於夫子茲遊也知必有能記是遊者世宜非其任也顧念島上白鹿洞不敢廬山之勝而今得先生於夫子不啻朱陸焉謹舉今日夫子所

以敬先生與先生所以爲教者詳述之以自勉且勉諸同學

崇德堂夜宴記

月之八日諸生既陪宴白鹿洞歸相與語曰禮務施報故上錫下曰賜下奉上曰享黃鳥之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其次章瓠葉之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夫飲食教誨情之至厚者亨瓠炮兔物之至薄者而說者以爲古人不以薄物廢禮今芸皋夫子命我諸生陪雨農先生宴非所謂飲食教誨乎而顧無一獻一酢豈瓠葉詩人意耶於是筮日諏吉以是月十五日設酒於院中之崇德堂雨農先生上而右芸皋夫子上而左皆東鄉諸生以次侍坐莘莘濟濟闇闇衎衎如侍宴白鹿洞時而進退彌謹意氣彌洽酒半月上東方樹影石影交加滿地芸皋夫子顧而樂之詔諸生各爲詩文以壽諸生皆曰諾宴既罷相揖而退誠甫獨後世宜私謂之曰美哉今夕之會也昔胡安定主講太學率諸弟子會於首善堂相與奏雅歌詩乙夜而散自有玉屏書院來幾百餘載矣官斯土者不知若而人主斯講者不知若而人爲諸生讀書其中以文課試者又不知幾百十人孰有賓與主相歡師與弟相洽諸生與諸生雍容揖讓如今夕者乎士患無所造又患不得依歸如夫子與先生又豈多得乎哉卽謂今夕崇德堂之會猶首善堂之會也可世宜不敏愧不能爲詩歌以獻當述之以爲記誠甫曰然遂書爲二通一獻之雨農先生一獻之芸皋夫子以爲諸生倡

陪燕庭劉觀察遊白鹿洞虎溪二巖記

道光丁酉十一月燕庭觀察以汀州牧權興泉道事世宜以部民禮見觀察出所著蒼玉洞題名一册見示卷首陳南叔繪圖蓋甲午紀遊之作也世宜伏而讀之竊歎觀察留心名物而於昔人之名又懼其鑠迹銷聲不憚搜幽剔隱使其人之姓若氏一一著諸簡册是何用心之公也戊戌正月三日觀察將與友人吳菽堂張石匏陳粟園華少韓及其從子密甫令子載卿遊白鹿洞虎溪先期折柬招世宜與林研香墨香兄弟世宜不敢辭於是爲之先導下超然亭凭梯雲閣入六合洞登大悲閣徧讀趙紓朱一馮等所題名復跨巖背越虎溪躡摹天石慰雲中亭觀稜層二大字仍讌集於超然亭觀察以詩唱石匏少華和之粟園復踵南叔故事爲之圖而使世宜執筆以記蓋較之蒼玉洞之遊殊不寂寞也惟是二巖所刻皆萬歷天啓崇禎時人無宋人名不足續錄耳雖然名有今昔之分而名之所以立則今猶昔也況君子所至草木皆香前蒼玉洞之遊觀察爲昔人傳今百鹿虎溪之遊觀察獨不令後人思乎竊願觀察留題石上大書年月而深刻之一以誌此日觀遊之樂一以作來日去思之碑如是則觀察之遊不偶遊而陪觀察遊者亦得藉以永久也觀察以爲何如

西漢古鑑記

物之歷累千年而不敝者其物必神其遇有數而人以數十年易朽之軀敝敝焉欲與相終始則惑之甚者也然好之斯欲得之矣歐陽公云足吾所好玩而老焉蓋釋然而未釋然歟余近獲西漢古鑑一枚以建初尺度之徑七寸九分厚二分有半脣倍之今官平重二十八兩九銖六十黍背作瓜皮色脣剝如蛀

面綠斑。或大或小。或密或疎。如泛沚之萍。隨風聚散。鮮潔可愛。背中爲小青龍鈕。鍰環貫之。鈕上一方印。繆篆不可識。鈕下一凹圜。如鑑而有光。右側書大漢平津侯。左側書元朔五年造。凡十言。文雜篆隸。其體制與世所傳迥異。而年壽較久。奇物也。按平津侯爲公孫氏。封爵元朔。爲漢武帝年號。班史稱武帝初卽位。公孫氏年六十。以賢良文學兩拜博士。由博士而御史大夫。而丞相。其封平津侯。在元朔三年十月乙丑。外戚恩澤侯表詳載之。是則元朔五年。乃武帝卽位之十七年。卽公孫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之年。去今道光二十二年壬寅。蓋千九百七十三年也。古物之存於世者希矣。宋元之晝本。晉唐之碑帖。近者才數百年。遠者不過千年。求之尙百不得一。卽得之或贋而不眞。況越二千年之久哉。昔六一居士著集古錄。以不見西漢書爲憾。此則眞西漢人書也。宜和博古圖載漢鑑若干。無銘者半。有銘者亦無年號可稽。此則紀代紀號紀年也。翁覃溪學士兩漢金石記載漢鑑有年號者二。一爲哀帝元壽元年。一爲桓帝永康元年。當時已詫爲希世寶。今自元朔至元壽。尙多一百二十二年。更自元朔至永康。尙多二百八十九年也。然則漢器之存。此爲第一云。鑑本故友蔡茂才俾燾家藏物。余見之三十年前。今幸得之三十年後。而余年且六十矣。然則余與茲鑑相遇。復幾時也哉。道光壬寅年十月二十三日記。

聽月樓記

渭川先生有樓曰聽月。客有過此樓者曰、月可聽乎。余曰然。曰、有聲乎。余曰否。無聲則何以聽。余曰。聽不以聲。善聽者不假聲。客曰。有說乎。余曰。此渭川先生誡諸生意也。凡聲之起由人心生。聲入而心通之。故

製字聽與聽從耳實從心孔叢子云臧三耳心之謂也施丹而朱之傅粉而白之色也何以知其色也於蘭而薰之於艾而猶之臭也何以知其臭也有主焉者耳然則人之爲學可知已聽以心不聽以耳聽於有聲亦聽於無聲今余之館於茲也諸生日侍於側朝課夕講凡所授受聽乎吾不得而知也不聽乎吾亦不得而知也學問之道屏諸外以一諸內斯已耳聽而悟上也聽而未悟勿失焉次也或如孟子之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無論余卽靜默如月不能啓諸生浸假化余之口以爲風以爲雷亦無諸生何也客唯而退書其說於壁以爲諸生勉且以質之渭川先生

百花瓢記

瓢之著者曰詩曰酒余不解吟咏飲少輒醉瓢於我誠瓠落而無用有告余者曰詩人命屬花李才江句也王元之亦云睡起殘花落酒瓢君愛花盡以貯花亦得詩酒意因顏曰百花瓢客有好米汁撚斷髭者余當飲之酒乞其詩刊諸瓢腹使瓢有知不當與花爲緣耶歌曰

酒解予之憂兮而予飲不能三焦詩言予之情兮而予歌不能九招強名花以相對兮聊破予之寂寥亦匏繫而久不食兮誰爲瓢其能嘲

記硯

余性卞墨過三四十磨不能待也其不過者又苦滲而易乾於是咎硯不適於用董肯堂買此硯貽余謂是眉子坑石余以其色辟而文殽不之貴及試之發墨而不渴亦不損豪何肯堂之諳予性而又識硯性

也。夫不識其性而用之。與用之而拂其性。其不適於用。獨硯也哉。

笏記

笏者忽也。古者慮事之忽。始製笏。書思其上。笏制。二尺有二寸。笏用象。古諸侯爲然。夫古道之不用於今。獨笏也哉。今笏惟道士優人用之。制又踰於此。是以賈而不售。予年近七十。事都不省記。忽殊甚。爰購之以代札。非泥古也。古用而今不用。余則以無用爲用也已。

陳孝子傳

陳孝子。諱大睿。字于遜。號樸菴。泉州晉江縣福安鋪玉塔鄉人。孝子震六月。父東游於臺。越六年卒。計至。母哭。孝子亦哭。母號。孝子亦號。母水漿不入口。孝子亦水漿不入口。人莫識孝子意。謂其哭也。號也。水漿不入口也。一如其母之爲之也。一旦失孝子所在。徧迹之。乃匿族人檣帆間。蓋族人賈於臺者。舟泊海口。孝子家近。故走匿焉。母挈之歸。不歸。已乃頓足伏地。泪涔涔曰。兒今願從海外尋父去也。母聞言。慟絕。絕復蘇。當是時。母哭。孝子哭。左右觀者駢肩累迹。數十百人。靡不爲孝子泪下。於是族人咸義孝子。爲載父柩以歸。孝子父既喪。家益苦。日兩飧不給。孝子無俚賴。會賣韭者過。竊以獻母。母問故。孝子直對曰。盜耳。母勃然曰。汝盜耶。父死子盜。吾焉覬乎。反諸賣者。杖幾斃。孝子扶服受杖。不敢言。亦不敢號。人曰。是六歲兒耳。昔陸績懷橘。至今傳爲美談。觀過知仁。何母督責之深也。母顏始霽。鄉里爲之諺曰。陳家孝童。世無雙。蓋是入塾出告反面。一遵母訓。比冠。痛菽水無資。棄儒而賈。賈地去家五里所。旦夕必歸省。新鮮蔬果

魚蛤不論價必取供之食上必敬視之床第枕蓆器皿溺器必手滌之母疾請以身代之迨母歿孝子年已四十五哀哀作孺子泣寢苫枕塊獨居三年既乃祔於父墓月一省拜放聲哭聞者悼焉至年七十餘猶徒步至墓下拜跪如禮嗚呼孝子自幼而壯而老生事三十餘年死事復三十餘年時屢變而孝子心不變孝子之爲孝子摯矣哉或曰嘉慶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孝子所居室忽下紫雨十三霤衆咸驚異其年孝子家漸豐至孝子之子官侍御時紫雨復下此天以報孝子歟余謂天報孝子豈在富貴孝子之孝自幼性成天固有以啓之矣而孝子之子官侍御極言敢諫以直聲著於天下使天下後世聞而慕曰父爲孝子子爲忠臣此眞天所以報孝子也孝子於是乎不置矣孝子本候選從九品以子貴累贈至朝議大夫有子五長文毅四文俊俱舉鄉飲賓次文彩三文登俱國子監生五慶鏞道光壬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工科給事中慶鏞壬午科與世宜舉於鄉誼同兄弟不以不文屬爲傳因謹次其事至孝子高風碩德可家模範世楷式者當別傳茲不具錄焉

童節母張孺人傳

孺人同安縣人張氏太學生元衡之女年十七歸童君奪標得舅姑歡家事無大小悉委任之洎舅姑相繼沒童君以毀致疾疾篤執孺人手曰某累若言未已孺人泣且跪誓以死誓已復泣童君泣家中人無不泣童君搖手止曰某方重有屬勿復爾某不幸遘茲厲疾不能終三年喪窀穸大事惟若是賴若死是重某不孝也若孕五月天未絕童氏生男死將誰育之是斬吾祀也吾兄清和未婚而父母爲立嗣呱呱

者亦惟若是依若死是不有吾兄也吾知若必從死若其思之無忘今日言孺人泣不能對未幾童君卒孺人以頭搶地絕而復蘇者再既乃拊膺嘆曰是則妾之命也夫是則妾之命也夫敢忘夫言比宗瑩生孺人卵翼子侄如一宗瑩少善病雖愛憐之遇事繩以禮有過楚撻不稍假故能早自成立貢成均有詩名孺人年三十七而卒道光八年宗瑩列其事以請旌門

論曰婦人遇大故率其貞一之性以一死相從於地下可不謂賢乎顧事勢何如耳若孺人者可謂知大體者也忍死撫孤卒以有成以無負其夫之言其相較何如惜孺人早卒不獲受宗瑩之養可悲也

張貞婦傳

貞婦者嘉禾里農家張定女字同里黃藝未昏也藝服賈沒海外訃聞婦泣曰夫死而絕黃氏祀吾弗忍必往父母聞之不之許婦於除夕服縗服潛偕隣嫗奔舅姑所舅姑辭曰吾家貧子又死不可以苦汝婦曰苦婦命也守婦志也言已淚涔涔下不去婦既歸黃以禮自守人無覩貞婦面者家四壁以績以紡晏如也脂膏滫髓夕膳晨飧款款如也居無何舅姑相繼沒喪若葬盡賃所有不贍脫身上服繼之蓋貞且孝者也嘉慶某年貞婦老矣所後子夭成忽以疫死有三孫焉俱幼貞婦痛子故得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四計爲婦之年二十一貞守五十有三年

論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貞婦未成婦以黃氏無後歸而不告其跡異於舜人或議之嗚呼此所以爲貞婦也使貞婦者不違於其父母其所處所遭未必困阨至是而卒全貞以續黃氏後其舅姑有不以爲

眞黃氏婦哉。卽其父母亦無慙焉。君子以爲猶告。卽以孟子論舜語。爲議者進一解也。

黃節婦傳

黃梅娘。同安張啓元妾。啓元娶潘氏。五載生三子二女。或二三齡。或四五齡。潘卒。元尋卒。黃年二十六。所生子止兩月。諸媵妾雲流星散。黃獨繞棺哭誓不去。族人有利其資者。計逐之。黃哀彌切。撫棺慟哭。妾所以死守者。爲諸藐孤耳。豈爲利哉。扃貨財器物爲一室。籍書之。歸其鑰於族之老成而正者。月取給而已。不出戶外。由是教養昏嫁。諸孤得以賴。今黃年且六十餘矣。大婦所生子。與所生子俱前死。惟餘兩孫。人莫不嘉其節哀其遇云。

許廷桂母陳孺人傳贊

贊曰。殉節難。守節尤難。守極苦之節。教成於子。則尤難。方孺人於夫許德之死也。家無寸儲。事老携孤。鬻女以給。艱苦極矣。至廷桂死尸還。始垂泣。繼拭淚。大義曉然。至今如聞其聲。非母之賢。無以成子之忠。惟子之忠。益以彰母之賢。婦以節著。子以忠死。許德有知。亦無憾地下矣。

紀遊擊張公死事略

遊擊張公。諱然名小湊字守約。泉州晉江龜湖鄉人。少尚俠。不拘拘小節。當嘉慶間。朱濆陸梁海上。公以貧身歸焉。濆死弟渥降。公與俱。朝廷宥之。令充水師伍。賞額外人或嗾之。公曰。額外雖小。亦官也。吾何人。上不罪乃官之耶。吾死且不恨。自是前後以捕賊功。歷升至今職。每升一秩。輒大呼天恩。超躍自奮。人咸

非笑目之曰賊子張蓋薄之也道光庚子七月英夷寇廈門有發大礮擊之使遁者或曰延平副將靈德或曰卽公也帥卒以功屬德公不之較人或以爲懦公安之惟言及英夷猖獗則切齒怒髮目眦盡裂辛丑春奉大府檄造戰艦修火器爲防堵具未備七月初九日英夷大隊三十餘艘豕突而至當是時沿海刼盜蜂起水師提督竇振彪以精卒追盜至浙靈德復病死越翼日大府以令令中軍參將陳勝元爲右翼金門鎭總兵官江繼芸爲左翼飭公與後營把總楊肇基左營把總紀國慶前營把總李肇明督礮水摻臺是日西南風大作礮過處火烟如黑雲對面不相覩夷突從文汎口安海汎上岸公脫身與戰軍人咸勸阻公曰湊一醜人受兩朝厚恩今卽死幸極矣忍偸生乎提大刀殺夷十餘人刀折中創裹創拔劍連斬數夷而夷勢益張左右二翼復不至於是以冠覆面憑樹僵立而死楊紀李三人亦力戰死夷人義穴埋加簣焉越十四日夷退居鼓浪嶼家人始具棺以斂面如生嗚呼此公之大節也當公橫行海上時其所爲誠有道者所刺譏卽受職居官人亦羞與公伍而公一叨聖恩刻心鏤骨卒能感激自厲居其位死其官至使逆夷知所敬仰則朝廷所以待公與公所以報之者可謂兩不相負而楊紀李三君子官小祿薄亦能舍生取義皆足與公共千古也彼向之非笑而羞與爲伍者又烏足以知公哉

凌君宏度傳

君凌姓諱棟字宏度世爲安溪永安里人自君父郁星君僑居廈門始從而居焉君好仁喜施於物無所厚簿精岐黃術所用藥率平易或不見諸方書人往往輕之然卒效診脈前期決死生輒中君甥許某僞

爲病欲以試君術君曰是不治厥病肝金行則木絕已而果然居家手製丹膏丸散窮者不取錢每晨起問病者盈門或延之雖大風雨昏夜弗靳遇孤苦無告之人手自調藥療之人以是稱君長者林開吳榜君戚屬也嘗捐某寺金後家頓索君代爲之償乾隆乙卯漳泉大饑故鄉親舊流徙者踵至君傾囊振之不給則質服皿以繼其急病分憂如飢渴之嗜飲食蓋天性使然也卒年四十有六或曰君之卒卽以告貸者衆不能副其所求抑鬱成疾噫其甚也子四人次翰嘉慶戊寅舉人

贊曰醫固小道其功至與良相等凌君以術施而不勤報其視華元化之挾重釣利相去遠矣誠如或人之言則以身殉人良足悲已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況匹夫之好行其德也然一念之仁皆足利物劉向云有陰德者必有顯報凌氏之澤詎有艾哉

君副公家傳

君諱貳字君副爾育公次子也世居浯之西倉鄉自始祖于二使公傳至公曾祖繼莊公凡二十有四世繼莊公生清愼公清愼公生爾育公世有隱德爾育公舉丈夫子二長君精公次卽公也公天姿豪邁總角時卽具倜儻不羣之概甫冠棄舉子業習農圃以其隙捕魚大海中公自言七八月秋風一席江月半輪遠遠青山茫茫海水漁子操罟理櫂予亦雜沓檣篷間叫歗狂歌足樂也爾育公沒公克荷先業敦親誼厚交遊宗族中得公力者十居四五乾隆丙午歲薦饑浯尤甚殍者羸者流亡星散者連鄉比屋巷無居人公曰吾宗也遂罄囊橐以貸沾渥者百十家歲既稔或償或否公不問亦無德色卒於嘉慶二十三

年五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五。配黃太孺人。先公十一年沒。子八。裕禧成楚魏秦江山齊。齊邑庠生。今名世修。女一。孫十二人。侯水活賢機器卓添隨與周吟。族子世宜恭撰。

林墨香小傳

四十九石山房主人林墨香。諱必燁。廈門嘉禾里人。少穎敏。多技能。尤工刻石。嘗刻其家墓銘。余見之以爲佳。君謂余言書佳。余曰書不甚佳。君不別求佳輒一一如其不佳。是以佳耳。君意省。益自肆力。索余作篆隸法鐫之。大小得四十九石。目曰初刻。君之名由此震。君之齋號四十九石山房。亦由此定。而君殊頊頊不自得。周觀察芸皋先生物色君。以余知君。問曰墨香何師。余對曰墨香無師。以人之書爲師。先生爲之作四十九石山房記。當是時士大夫。如梁芷鄰、楊雪椒、趙穀士諸先輩。或耳其名。或一面。皆嘖嘖稱道君。君益愧。謂雕蟲小技。未造極適貽先生長者羞。去年冬。燕庭劉公以汀州牧假興泉永道篆。謂君曰。銀鉤鍊畫。生能事畢矣。雖然亦有道乎。君唯唯曰。道何敢言。惟刻以刀爲筆。必運刀如運筆。斯神於刀者。苦未能也。劉公深嘆賞。且曰。自芸皋先生餽余四十九石山房石刻。已知生。今聞生言。芸皋賞識不虛也。劉公三世相家。好古精鑒。別金石爲天下巨眼。古彝鼎槃敦箱篋僉有記。君徧刻之。又爲幕清愛堂鐘鼎款式一卷。鐫牙章百數十枚。自春徂夏。五閱月。字可萬計。劉公不以爲多。君亦不以爲倦也。劉公既多君技。約與君同回汀州。已而疾作不果行。迨劉公以信來。君已前一月卒矣。於戲。余於君非眞金石交也。耶。余所書君所刻。可以數計也。耶。君之與余。猶驂之有靳也。君今焉往哉。夫以君之技如是。君之用心如是。君

之名聞於世。爲世所見賞。不自足復如是。藉天假之年。吾知古之黃鶴靈芝。去人不遠也。用是撫君之大略。著爲傳。以質知君者。且以附芸皋先生四十九石山房之末。陷諸璧。

書周公純先生軼事

方技之術。儒者不道。通其說者。於物有濟。未嘗不取之。況施之者博也。芸皋夫子富春雜識。載周公純先生軼事曰。天錫者。富陽老貢生也。工詩能古文。其學無所不窺。於醫藥符咒若神授。先生之醫也。止受錢三十六。不類術者。藥或用或否。靡弗治。有傭者爲人力作。夜市冷飯。佐以冷羊尾。飽而臥暴。得軟弱疾。問先生。先生使之浴曰。浴已乃來。傭者從之。同浴人羣聞水有羶氣。浴竟。病如失。勿藥也。歙有富翁病消。一食斗米肴肉無算。猶饑。就醫姑蘇葉天士。葉良醫也。弗克治。延先生。先生曰。疾可爲也。示汝方。汝憚服奈何。家有丸藥。命僕來取。已授僕藥。戒之曰。藥必飽後服。服必盡。夜半腹痛。痛必瀉。愼無飲他藥。天明我且至。翁果以瀉劇促先生。未至。潛飲遼蔭。先生至。診之曰。疾已去。如服蔭何。十年後發。不可爲矣。其以醫濟人類如此。然先生窮甚。所居屋曰采蘭堂。三椽耳。地高而宇下。視其屋如在井中。入門倒降三級。疑宋時屋也。或曰。先生先人有道術。爲吳興人除祟。指此屋爲贈。一夕雷雨。屋自吳興飛來者。說甚誕。然先生所習符咒。自言於屋脊上得之。則又似家學也。先是先生歲莫時。掃除屋塵。於梁上得木劍符書各一。以業儒不之習。夜祟於狐。乃習之。自是伏狐驅蛟。禱蝗無不驗。人猶未奇先生也。乾隆初。富陽大旱。先生念民不得食。請於令。爲法禱東鶴山。凡三晝夜不雨。既而大雨。富陽人德之。是年先生妻及子俱死。秋闈發解。

以微疵見黜。後三十年又大旱。縣人慮先生創前事不出。率老幼羣炷香跪先生門。先生遽跌而出。爲禱七晝夜雨。富陽人又德之。是年後妻所生子鸞已入庠復死。嘉慶三年浙江大旱。巡撫阮儀眞馳書懇請先生。先生復往應之。凡十四日而浙東西雨遍。由是德先生者不獨富陽一方人也。噫。先生之施於物可不謂博哉。夫世之爲斯術者。大都有所取於人耳。卽不取於人。必無虧於己。衆喜其利身。遭其毒。稍存計較者。不爲也。今先生爲民故而子死焉。妻死焉。己之科名既得而復失焉。雖亦時事之適然。而所遭之酷。有非人所願受者。先生獨晏然處之。亦可以識先生矣。先生著作多散軼。惟送王邑侯解組歸西江序。芸皋夫子手自抄錄。人或少之。世宜謂昔軒轅彌明解捕鬼物。拘囚虎豹。人不知其文。自昌黎集載石鼎聯句一篇。人無不識彌明者。則先生之文。其附芸皋夫子集以傳無疑也。先生固儒者也。然其術亦神矣哉。

王煇山夫子墓誌銘

嗚呼。夫子今沒十年矣。世宜之初受業於夫子也。夫子進而勗之曰。爾毋堂堂爾爾毋烺烺爾。行者身之基。文者身之枝。有行無文僅有文無行賊士而賊不如盱之僅小子戒諸。世宜侍夫子日久。而後知夫子之所以淑世宜者。皆其所自淑者也。夫子幼失怙恃。煢煢無所依。又自謂質魯鈍。堅苦讀書。書以外不省也。比長益有名。然不逐時好。家貧課生徒自給。亦以敦本務實爲主。故游其門者。率恂恂有詩禮容。爲邑諸生三十年。每試輒高等。年五十始舉於鄉。夫子每當報罷。時人皆爲惋惜。顧不稍介意曰。文之遇合命也。吾勉修吾行而已。夫子性嚴靜而和。寡言語。愼交遊。義非所應得。不濫名一錢。豪貴家每以得見夫子

爲重。夫子則絕跡不往。當道貴人聞夫子名。乞見顏色。非公事亦弗至焉。生平不忤人。不毀人。亦不與人狎。而人之見之者。無不肅然。邑中稱學行醇備者。必曰王先生。人聞稱王先生。不問而知爲煇山先生也。今葬有日矣。同學欲爲銘幽之辭以屬世宜。世宜不獲辭。因謹述素所知者以傳。信使知吾夫子之所以爲弟子法者。固不僅文字之工也。溪陽凌先生翰爲夫子同年友。謂世宜曰。子師少年時。美丰儀。肄業玉屏書院。院之側有少女未笄。慕其才。意屬焉。正容拒之。卒未嘗爲人言。余時知之。亦未嘗以聞於人也。子所書。恐未能盡子師之實行。嗚呼。世宜侍夫子日久。自以爲知夫子矣。乃夫子之不易知也。竟若是哉。嗟乎。我夫子言必宗經。行必踏道。穆然有古師儒規。克副國家作人礪士之用。雖胸所蘊蓄。未獲措施。而矜浮式靡。挽頹風而追先正。所裨於士風者。匪鮮。乃既阨其遇。又不克大其年。使後生小子有所遵循。若世宜者。遂自是失所依歸。是則可痛也已。夫子氏王。諱瓊林。字玉崙。煇山號也。世居泉州之杏墩鄉。曾祖始遷廈門外清。曾祖諱□□。祖時庸。考必達。皆以篤行稱。妣□孺人。配葉孺人。先夫子卒。子化淯。女子子二。夫子卒於道光癸未六月二十五日。距生於乾隆壬辰七月十四日。春秋五十有二。與葉孺人合葬於廈之獅山。銘曰。擊其表。弁其裏。有道君子宅於此。蘿其廬。石其床。幽人之藏。終允臧兮。

國子監生王心田妻周孺人墓志代芸皋師作

孺人姓周氏。同邑富陽縣人。道光元年。孝廉方正王義祖之冢婦。國子監生心田之妻。贈文林郎中憲大夫讓谿公諱濂之女。而與泉永兵備道周某之妹也。妹與某兄妹六人。同爲吾母楊太孺人所生。妹年最

幼性慧而敏少時讓谿公常拊其首曰惜汝不爲男子蓋憐之亦與之也年二十嬪於王王故蕭山望族徙富陽與周世爲婚姻其翁長者治家以嚴肅聞妹歸自尊嫜而下數十輩無不交口稱道翁尤愛重謂能遵其教可爲諸婦式委以家政夫之幼弟禹玉生而病無乳妹時方育子兼乳之禹玉親之如母二小姑依之如姊其事王君以禮禮之如賓季父耄年喪女妹女事之如其所生道光某年某自漢黃德道任奉母喪歸葬其時兄弟皆已淪沒襄大事者惟某與妹耳年甫三十餘髮皤如五十許人朝若夕哭不休某懼其弱而毀反慰之比服闋將官於閩求其女爲子婦與之別送至中庭今年某月王君與其子忽來相視問無恙外心爲之喜蓋謂其見王君一如見吾妹也未幾訃至王君與其子哀不自勝即以志爲請嗚呼某何忍志哉又何敢不志哉惟念吾母生吾兄妹六人數十年間零落殆盡自某年而兄某某沒矣某年而弟沒矣及某年而某某又相繼沒矣煢煢孑立猶幸吾妹在耳今胡爲至此豈豐其德固嗇其壽歟不然何奪之遽也夫以妹之賢父稱之翁稱之室以內尊若卑無不稱之妹亦可以無恨所恨者沒之日夫妻母子天涯地角同胞如某復以遠官之故不獲一執其紼而一臨其穴九原之下抱恨有終窮乎謹綴其生平大略書諸石不自知其詞之靦縷云

黃府君廉明墓誌銘

君諱登第字廉明同安金柄鄉人自其祖遷廈文竈社文竈黃爲鉅族於是又爲廈門人祖燄雲父邦俊咸有隱德君敦於倫紀輕財而尚義其貌頊頊其言吶吶其行惕惕不問皆知爲忠厚長者人也初邦俊

生三子君其孟也仲登瀛季登苑邦俊沒仲方五歲季三歲窘甚惟餘一鄽君與舅氏貨布爲業以時居積二十餘年貲致累鉅萬二弟自冠而室治第宅市田產納粟入官一惟君是資君曰弟分當得余敢吝比析箸仍均與之一緡不自私此君之篤於兄弟者祥苑吳麟君幼所從學者既習爲賈事執弟子禮如初吳固廉士有所需未嘗出諸口君察其意皆□□之歲時饋獻不絕及沒復卹其家亦如初此又君之篤於師友者夫自俗之偸也尺布斗米之謠有不堪入耳者矣殷修壺酒之享有取給諸一時者其甚者好貨財私妻子而骨肉鬩其口於四方家貲以萬千計延師教子弟較錙銖薄饘膳一歲不能終者往往有之而君於師友兄弟間所以周旋之者懃懃懇懇如是是又可多得哉君之子嶽縣庠生與世宜善屬銘君墓世宜不獲辭爰取人所共知於君君不媿爲人知者質言之餘從略君生於乾隆丙戌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七於道光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處子七人曰溪曰淮曰龍先君卒曰庭經縣庠生後君卒襄葬事者長嶽次震次烏孫四人傳書心正克讚心楷曾孫三人銘曰□□之地山縈水紆爾宅爾兆龜筮叶符君身卽沒君行可模我銘君墓其言匪諛勒茲貞石千載不渝

黃母林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林氏永甯人也隸籍同安曾祖祖俱布衣考桂馥爲國學生世有令德年二十有五歸世宜舅氏黃仲成公公歲進士紹山公之孫國學生君槐公之次子也孺人生姿令淑性清儉其佐仲成公也公憂

與憂公喜與喜椎結布冠朝箕帚夕井臼人謂有孟德耀遺風焉所生子二仰岱仰澤庶子一仰古孺人飲食教誨之無歧曹風鳴鳩之章可詠也胡年不副德四十九而卒其子仰岱仰澤亦相繼亡顚木由蘗肩葬事者惟仰古一人嗚呼痛哉孺人生於乾隆丙子年九月朔日卒於嘉慶甲子年二月十四日卽以其年葬於六世祖才通公墳側地名大石泉有風動石屏其右以日者不封也不識也表封識正子午時則道光六年四月始也銘曰豐其德嗇其壽本之仆支乃茂支之茂兮允惟孺人樛木福履之厚

陳生從周墓誌

陳生官書小名有徵字從周陳省軒次子省軒痛其五弟賓卿無後以生爲之後生少頴敏授以書讀一二過輒成誦年十六入龍溪學森森玉立人謂陳氏有子矣省軒沒生叔父允集長兄丕慶器其才延吾師王輝山先生爲之師後復師於余年二十矣余告之曰學患無質又苦不及時生質美而年富鞭策之當出人頭地蓋大有望於生也道光甲申生娶婦未逾月婦病未幾卒生哭之慟己丑十一月生亦卒年二十六子廷琛四歲嗚呼生其已夫夫以生之質之美使如所望孳孳爲學豈久居人後者生以此終天爲之耶抑生爲之耶祖籍漳州龍溪石碼塔社僑居廈島卽以本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廈門塔厝鄉雪山腳誌其墓者同安呂世宜也

張公去思碑

公名熙宇字玉田四川峩眉縣人以今上卽位之年十一月由粵西南甯府來爲興泉永兵備道公廉明

有威果於從政未下車道聞同安龍溪海澄交界有小刀會累千人爲民擾卽密遣偵捕到官六日獲會首陳慶眞立斃杖下眞華而生於夷者故夷酋挾公公曰吾民也吾治之汝無與夷恐退乞其力是時頌聲載道羣喜公威立令行比戶得以安堵而公除甘肅臬司之報至於是士民方幸公來旋虞公去僉爲借寇之請公曰吾去也吾亦何忍遽去吾且盡吾職毋詒後人憂乃出已貲募諜犒士移軍龍同海三縣界身日夜督捕復虜渠魁王泉等六十餘人置之法而民靖嗚呼廈門爲漳泉門戶五方雜處尤易藏奸自壬寅以後政壹於寬民翫於法而不軌之徒斂財聚黨至蔓延三邑公蒞政不越五旬扶苗耨莠雷厲風行遐方譽慄黎民用康績孰與公茂而公顧曰吾不受德吾惟盡吾職以毋詒後人憂夫爲官盡職不詒後人憂者幾人哉公今去矣公之德入民之深繫於心終不去也爰勒貞石以揚公休以申輿情以傳永世

書明監國魯王墓碑兩側幷陰

此周觀察所表明監國魯王墓碑也王、明太祖十世孫諱以海字巨川崇禎甲申襲封魯王乙酉監國紹興師潰入閩依倚鄭成功由是而居中左所居閩安居金門崎嶇凡十年壬寅成功死王亦得哮疾以十一月十三日薨年四十五葬於茲蓋王所嘗游地地名鼓岡山石勒漢影雲根字王手書也諸從亡題詠俱在歲久湮失道光某年林君樹梅訪得之伐石樹碑有觀察書其陽囑世宜書其陰蓋愼也若王事跡本末觀察有考林君有圖有記刻石浯江書院此不復紀道光十五年嘉禾里人呂世宜記

明監國魯王墓碑陰

王諱以海字巨川明太祖十世孫崇禎甲申襲封魯王乙酉監國紹興師潰鄭綵自舟山迎王入閩居中左所鄭成功修寓公之禮戊子居閩安殂監國三年歷有興化以南二十七州縣旋失癸巳去監國號居金門凡十年壬寅成功死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會王得哮疾於十一月十三日薨生於萬歷戊午五月十五日年四十五葬於城東王所嘗游地野史載成功沉王於海又稱王手書海外皆傳訛也沈太僕光文挽王詩序云墓前有大湖按之卽今鼓岡湖去墓里許湖南多石鐫王手書漢影雲根四字並鐫從亡諸臣題詠知王嘗游息於此則墓在金門無疑惜久湮失林君樹梅訪得之巡道周公凱書墓碑禁樵蘇加封植焉世宜懼其久而復湮也爲記於碑顧吾鄉士人歲時祭掃共護之道光壬辰月日同安舉人呂世宜謹書

書凌約軒先生傳後

歲丙申世宜爲溪陽凌先生撰其先尊人宏度公傳先澤高雨農先生讀畢掩卷曰諛詞乎紀實乎世宜對曰諛則何敢溪陽純實人也肯誣其親是必實於是相與咨嗟嘆息謂當今人心士品得如君輩列諸膠庠薰之里黨亦轉移風氣者機也惜斯人不作又不知當時之處里黨列膠庠如君之立心制行亦有其人與否今讀是傳而恍然矣約軒、宏度公之兄溪陽之伯父也其高風碩德不具論要其與宏度公異而不異者其仁性之溫若一絲而一纊也其樹志之潔若一冰而一雪也其爲義之勇誘人爲善之摯殷

殷勤勤與今溪陽所舉以教人者又若合之有範士之有型也凌家世固有積德歟傳中聖人之譽語或過分然爲有道之士則斷然無疑世有留心世道如雨農先生者讀之吾又不知如何揄揚如何贊嘆而不能已也

書清芬遺墨後代作

某素喜古文詞政事務閒頗以是自樂有索者輒筆應之自得望溪刪定八家文及所與鄂少保論修三禮喪服注疏等書益歎古文必根柢經學深明義法爲之殊不易易而當時如王兆符程崟輩經望溪口講指授者悉卓卓成一家言心竊慕焉然望溪與某公論經學書又云古之人得其志則無所爲書聖賢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行之以與民同患則又悵然自失欲焚筆硯者久之祁陽文肅公望溪高第也其曾孫練江今爲永春牧出公年譜及清芬遺墨一册望溪少保二先生所致書中多勸勵語屬余題後噫練江其以某爲能文歟抑以某能於國史諸碑銘外更出一語以贊我公盛德大業歟夫以公之才與學且親遊望溪先生之門猶不欲以文自見則蒙如某又何所置喙歟惟是望溪少保二先生文章氣節爲中朝冠公師之友之能不失其勸勵而有以副之此則公之得於師友而體諸身徵諸民爲國家贊鴻猷敷大澤是固王程諸君子所望而卻步者而謂不佞如某敢不藉以自儆飭歟敬識數語用申企慕其九書爲方內外集所不載當悉錄之以補其闕

書朱彥甫先生長豐山居圖詩序後

道光□□之歲芸皋夫子自號爲撈蝦翁屬畫者畫其像自作詩識之命世宜爲書款是年夫子方五十有□人咸異之世宜曰此非夫子之志而無不見夫子之志也夫子殆貴不忘賤歟世孰是急流勇退知止不殆如吾夫子者乎及讀朱彥甫先生長豐山居圖記幷詩其意乃適與夫子合可異也先生祖休甯而籍杭州長豐居休甯萬山之中雖宅幽勢阻未必與杭之西湖埒而先生以先人居在是圖之記之歌詠之且屬當代文人相與題識之是何先生之志一如芸皋夫子之志也世宜爲芸皋夫子弟子雖未覿面先生而先生所評定夫子古文與所論次古今文得失世宜則嘗取而讀之竊歎先生見識文章於夫子爲近今乃不惟其學之同而志之同也先生益倜乎遠矣夫世之沉溺名利有禍至患及而不知辟者矣有汩沒一生而蕩而忘返者矣先生年未滿六十富而如貧動而思靜是先生不浮於利猶夫子之不汩於名也雖圖中所繪不必皆眞先生歸休之志亦未必卽遂而寄託深情超然物外知與富春撈蝦翁圖像共相千古也已世宜以不文續其後者以夫子致先生命見囑故敢獻之夫子用以質諸先生

書陳筠竹卻聘圖後

友人筠竹以不受阿鏡涵先生之聘感知己繪此圖囑世宜題識既又索序世宜卒然無以應然不可無言夫筠竹與世宜交且十年其詩才敏贍書法出入米董世宜知之不能必世之人共知之今鏡涵於筠竹未嘗接杯酒又無曹邱輩爲遊揚稱說以禮爲羅欲致之幕下是鏡涵一日之知勝世宜十年之知也雖筠竹以先有主不受其聘鏡涵座中無筠竹而心目中定有一筠竹矣亦知筠竹圖中無鏡涵而心目

中時時有一鏡涵矣鏡涵筠竹何相需殷而相遇之疎哉

書古器物銘拓本後

儀國與余交垂二十年嗜金石蓄漢唐石刻數百十種宋以下無論已自刻小印曰金石契以署所藏諸本余初識儀國儀國以敦煌太守碑見贈後又贈唐人石刻八九種皆其家藏副本也於是交益密得遍觀其所有或假之累年儀國雖珍惜而不余鄙也見有金石諸刻輒相與討論鑒別撫弄不釋道光己丑故人郭望瑤沒所收鼎敦盤匜諸銘及錢刀各拓本皆歸於余余以其副裒潢成帙貽儀國儀國喜曰今而後金石契之名爲不虛也蓋儀國所藏豐於石而嗇於金余所貽皆金也故云會儀國將之官與余別因嘆吾二人之交二十餘年如一日其趣同其好同其性情亦將毋不同耶雖間有離合聚散而余意中未嘗一日不有儀國儀國亦未嘗不有余也出而任仕儀國又將自有所以爲儀國者余不能與之同也因書數語於拓本末以識之

書小債帥傳後

西邨呂生曰余讀小債帥傳竊記東晉時有劉殷家貧稱貸但期債家後日相酬謝無多言世但以倜儻目之何帥之切切至以爲號而又傳之也不知帥篤行士也窮而有志者也行篤故人之信也深所負益重窮而有志故不受人惠自不忘人恩夫是以日切切於中書以自警歟雖然世之以帥稱雄者大都唱籌量沙虛張聲勢虜敵人之料之耳帥幷不以後日酬謝期於人惟用以自警如帥者可謂不欺其志者

哉。夫不欺其志。必有如其志之日。亦必有原其志之人。償償而帥固不恨。卽不克償。而債家亦何恨。信其志之不可奪也。彼貌爲倜儻。以爲善學劉殷。卽令異時得償。其果能不欺於夙夜耶。故帥以恐負於人而作是傳。余正以是傳知帥之必無負於人也。遂書其說以附傳後。帥其以爲然乎。爲不然乎。

書林雲衣室人典欽賞琴傳後

呂生曰。吾讀內則及列女傳、女誡、女範諸書。見古人閨門之內。德爲本。言次之。容次之。功又次之。才藝其末也。然漢以來。如曹大家、蔡文姬、左貴嬪或書或琴。史備述焉。則巾幗風雅。亦季世所尙哉。吾友雲衣室人。孝順慈惠。其卒也。仙江爲之傳。而典欽一事。人尤稱之。雲衣何其幸哉。余嘗耳雲衣琴。莫名其妙。又不識其室人之琴。與雲衣之琴高下。又奚若。但雲衣好琴。彼能如雲衣所好。不惜其有而與以成之。於古賢婦何多讓焉。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吾方爲雲衣誦。豈意物是人非耶。雲衣又何幸而不幸哉。

苔岑小亭記跋

辛亥七月。模庵先生以前海澄令石邑侯所作苔岑小亭記見示。且索跋。余讀之。不覺其言之悲也。嗟乎。士苦無所藉。得所藉矣。而天或靳之。人從而督責之。其所藉者卒至爲所累。如侯其足悲也夫。夫當侯之令澄邑也。亦毛義捧檄而色喜者哉。乃從政未幾。官旣匏落。債復蝟積。身羈此邦。家居萬里。寂寞蕭寺之中。宕軼詩文。婆娑竹樹。其嘯歌也。非卽其怫鬱也耶。余久耳侯名。今讀其文若詩若書。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而卒至於是者。天爲之耶。人爲之耶。抑侯爲之耶。吾誠不能釋然。當亦模庵所同慨然也耶。

勸葬錄跋

金斗玉函之說。愚者惑焉。智者亦惑焉。於是習其術者。各神其說以相眩。而死者之體骨。遂遼緩於生者之禍福。歷數十載而不能歸一坏土。嗚呼。何不孝不仁之甚也。吾友黃君弼卿。與兄瑞徵。閔世之惑。思有以解之。輯勸葬錄一編。其論切。其徵引確。其所以破之之說。至詳且盡。能發人之不忍。使孝弟之心油然以生。汗出而不自已。有心世道者之所爲也。夫世之溺於術家方伎。謂尺土可以獲富貴長子孫也。猶夢者之遇幻相而不知轉也。無以覺之。則神魂迷蕩。欣羨懽戀。疑懼恐愕。靡所不屆。醒則啞然失矣。今黃君此書。可謂大聲疾呼以覺之者。而惑者猶憒然不悟。冥然罔顧。甘自罹於不仁不孝之辜。豈理也哉。程子有言。以善及人。信從者衆。吾於是編云然。

閨閣須知跋 代作

是書。吾季父爲其女荊香妹作也。妹幼慧。嘗與梅修同塾。所讀書。踰兄弟輩。師稱異之。塾聯後宅。出入恂恂規矩。端莊性成。季父愛之過於男。稍長。課於家。女紅之暇。把卷長哦。聲朗朗然。季父體弱病喘。或綿日夜不休。湯藥食飲。坐臥按摩。靳人。諸婢苦不周。妹侍床側。能得季父意。不暫離。倦則和衣假寐。以俟初季父喬寓珠浦。與梅修別居。歲丁亥。祖母病累月。家人伺疾懼弗當。僉曰荊香妹善。遂至家。晝夜事奉祖母。倚之。梅修於是始嘆妹之慧於文。其小者也。今年及笄。歸有期矣。季父以妹性端好。無他慮。惟婦道未嫻。爲書教之。有句云。自笑儒家無一物。一囊書卷妝奩。指此書也。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之婦德婦言

婦容婦功。麻枲絲繭籧豆酒漿一習諸平日。故其時皆修禮教。家室和平。今則未易言也。性成驕養。甚以富貴凌其夫家。勃谿詬誶之聲聞戶外。皆不知古人之教者也。然則此書季父爲妹作。抑豈僅爲妹作哉。

跋鄭古邨行狀紀遺

古邨先生學行久著於時。世宜心儀之。未之見也。今秋獲交先生之孫直侯。而先生沒一年矣。始得行狀讀之。悉其出處大節。復讀紀遺一卷。則自一話一言一舉一動。無不可爲後生法。蓋先生之學與行。參究性命。施於事爲。大小精粗。具有條理。而直侯所以表著之者。又詳且盡若是。於戲先生可謂不死矣。夫以先生之學與行。如行狀所述。已足以信今而傳後。乃直侯猶虞讀者得大而遺細。未足罄先生生平。故爲此以補之。直侯賢孝之性。得於先生之養淑者。亦一徵也。噫先生誠今之古人哉。世宜雖不獲見先生。而讀直侯所撰次。其大其細。無異親炙。又何嘗不見先生也耶。

書松生集印册末

篆刻以古拙爲上。書印尤以汪氏銅印叢爲上。此臆說也。然未敢以語人。今年春沈松生自越來。以漢宋石刻見贈。喜其雅也。與之遊。因得觀其刀法筆法章法字法異之。及閱此册。始知生之得力在是。予所取以立論者。亦不甚相遠也。蓋此册乃生手集秦漢以來名刻。其間采之印叢者尤多。語云取法於上。生其善取法耶。其用法而不爲法用也耶。書之册末。以誌翰墨緣。以訂金石契。

李鏡涵明府百齡壽言

維皇御極。龍飛辛巳。三神釐逆。四表光被。露零斯甘。雲裔斯紫。合璧聯珠。物睿太史。天符旣章。人瑞聿起。百年期頤。曰使君李。洪惟使君系載前紀。參贊西平。錦衣世美。純孝白天。風聞齠齒。白華朱萼。歡承杖履。根道核藝。漁經獵史。補弟子員。髫猶垂耳。龍躍雲衢。河澄角鯉。人謂使君。去天尺咫。迺舉於鄉。詎艮于趾。一行作吏。學優而仕。分符隆昌。匪張而弛。寬征薄徭。醫彼瘡痏。士習民風。用以不靡。繼令富順。訟平獄理。囚罔呼冤。寇罔內宄。草鞠圓屏。烽息郊壘。東海泱泱。北界淡水。丁巳七月。使君莅止。小醜煽兇。立撲其燼。復臺於隄。復柵於垵。使君曰嗟。姑以備爾。安南僞官。謀實不軌。爲鴟爲梟。左角右犄。皇謂勿宥。使君是使。我軍如熊。賊軍如蟻。風風鼓征。雨雨礮矢。或獻其馘。或掬其指。獲厥雄狐。殪厥封豕。懋績上聞。名記御紙。補授汀州。詔曰欽此。巖岩汀州。萬山岌嶪。使君下車。往敬用庀。曰濬其隍。曰植其址。工輸于民。財糜于己。曰有膠庠。尊賢造士。禮樂詩書。豆觴籩簋。凡茲吏治。疇與倫比。杜父召母。方茲褊矣。越今抽簪。優游桑梓。事絜其綱。道求在邇。張其祠宇。牒其姓氏。肯構肯堂。或原或委。子子孫孫。梗楠梓杞。式教式誨。賤愚是恥。言物行恆。邦人是視。穆穆使君。聖朝黃綺。穆穆使君。邦家柱砥。誰如使君。行敦毛裏。誰如使君。學博涯涘。誰如使君。視民如子。誰如使君。其心如水。使君孔威。魄魄是褫。使君孔武。天顏用喜。使君克敬。宗以永祀。使君克慈。繩繩靡已。懿彼使君。宜綏福祉。養老乞言。聖有諭旨。錫宴錫福。使君是俟。魯屯之山。嶷嶷巃巃。魯屯之水。湯湯瀰瀰。使君明德。永與之似。願言使君。介以繁祉。

公祭芸皋先生文

懿矣我公自襄蒞止愛才如命視民猶子七年於茲恩明義美惠我黎民烝我髦士追惟公德焉可殫紀撮其大凡富教備已廈有義倉倪公是荒公命廊之買田於塘甃石爲隄三百丈強迺相迺度迺畝迺疆念民艱食念歲大匡千籌百算日稷不遑壬辰之夏我民告饑公命平糶勿稽勿遲復念孤寡何以爲資散財命僕戶以給之公曰惠小且濟燃眉民曰公恩如何勿思玉屏書院在城東隅棲崩棟折庭宇荒蕪公以廉倡人爭樂輸乃穹其宮乃葺其廬公爲作記教與誠俱士爲端士儒爲眞儒其時高公以古自命公謂諸生今之人鏡延以爲師既忠且敬賓嘉主賢一孔一鄭循循善誘文學德行數十年來於斯爲盛金廈二島舊志缺如公命纂輯爲掌其樞古今文獻風俗隆汙上下利病施設規模如眉斯列如髮斯梳是關治異豈曰著書凡此惠政淪人骨髓公未徂東民爲公祀公之行矣民祝公社願公長生願公久視胡驟其車胡龍其尾俾我士民如失怙恃昔也扳轅棠茇成陰今也輿櫬竹蒼成林維公之德匪淺而深維公之名視後如今名在人寰德在人心公其不死來享來臨尚饗

祭芸皋夫子文

嗚呼夫子世宜今日乃以文哭我夫子耶乃不獲以文面質我夫子耶乃卒無所成就徒以一哭謝我夫子耶世宜事夫子七年矣德不加修學不長進是大負夫子也夫何言雖然世宜自受知於夫子夫子所以待之者實有固結而不可解者又烏能已於言世宜海上一鯫生耳賦性愚拙不學無文夫子一見而假以辭色略其儀文與論古文義法及各家源流若以世宜爲可與語者世宜不自度量以文進質夫子

不以爲不可教而置之。重爲刪節。加之評註。訓誨殷殷。獎借踰分。此世宜所以受知於夫子者也。自是凡入見。必以古人相督責。謂其質近可學。且謂古文道息有爲之提唱者。風可立振。是在有志者。自是夫子凡有作脫稿。副以書。命世宜讀之註之。或三四易稿。皆讀皆註。至今所賜書成數百函焉。夫以世宜之愚之陋。誠何當於夫子。以世宜之不學不文。又烏足以知夫子之文之妙。而夫子顧寵之異之者如此。其所以委曲而裁成者。又不止如此。陳扶雅先生。浙江名宿。夫子畏友也。使世宜見之。劉五山先生。夫子與商酌古文者。使世宜親之近之。高雨農先生。夫子以師事者也。使世宜錄其文。親爲作書求正之。浯江紫陽二書院講席。使世宜主之。凡此皆世宜所不敢望。而夫子一一爲之處。然猶世宜身受者也。世宜母卒。夫子以禮賻焉。及葬。又爲之銘以榮。此非世宜所銘心而刻骨者哉。然則世宜何能一日忘夫子。念夫子撫廈六年。利必思有以興之。害必思所以去之。獄訟必親決之。牘判書札。必出自手裁。暇則作古文詞。不得其當不止。又或爲人作書作畫。以此鬚髮盡白。然喜其精神殊矍鑠也。前二年病瘕。腹膨膨如甕。既而幸得癒也。去冬將別神王如昔時。今年三月。知世宜將赴都門。示書曰。吾與汝年相近。吾將解組。汝乃出山。非策也。又言陳扶雅先生已棄世。故交零落。使人悲。世宜伏讀其書。決意年杪泛舟東瀛。朝夕奉侍左右。得以增益其所未足。豈意一旦山頹木壞至此耶。豈意歸田之計未遂而已與扶雅先生先後作道山之游耶。嗚呼痛哉。夫以夫子德化之廣。凡二郡一州。誰不蒙夫子之賜。感戴豈獨世宜一人。卽受業諸生經受夫子古文義法者。與所栽培而成就者。疇不痛悼咨嗟。而世宜無狀。輒敢以不文之辭。掇而私之哭之。

誠以夫子之待世宜有出於尋常萬萬此而不言是無可言之日也夫子嘗責世宜不作文今世宜之文荒率至此則何者報夫子乎則亦惟以夫子所以教之者痛自刻責是乃所以報夫子乎嗚呼夫子往矣世宜實懼無所成就卽卒有所成就亦終不得見我夫子矣夫子有知當亦聞之而慨然也嗚呼夫子

族兄友毅哀詞

維嘉慶二十有五年九月壬戌族兄友毅先生卒痛哉嗚呼維兄秉性甄微孝乎惟孝友愛兼施尙義嗜德不私貲骨肉之間令色令儀雖分其荆不燃其萁季弟力學植爲蘭芝式飮式食上冠下綦罔德於色實樂不疲遵道遵義視險如夷敦宗合族一諾靡移貧交賤故傾囊倒齎當其裁制如土以塵至我於兄匪麻匪緦而兄於我猶葉與枝膠漆言固有時相離兄我二人罔有差池人謂我愚兄不我癡我愉兄樂我泣兄悲兄爲我謀如我自爲我告於兄若契蓍龜我遊於庠兄色嘻嘻我黜於闈兄顰其眉館我於塾爲其子師我歌我嘯不我勒羈謂我有言力子於耜謂我有言視弟猶兒丙子之春我事奔馳先考寢疾兄爲延醫先考易簀兄撫其尸我居苫塊兄日趨帷窀窆碑銘惟兄是治謂我念此能不歔欷謂我若愚能不兄思去歲之冬兄病而萎時與晤言我已狐疑謂厥心疾宜樂以嬉兄爲我言未爲阽危且念我羸且憐我驁彼此告戒其樂怡怡云何七月兄已不支訊兄於弟噬與兄期又以時疫爰行遲遲迨報疾亟言造於茨兄鶴已駕兄箕已騎哭兄於地手捋兄髭嗚呼我兄何遽至斯以兄之貌宜享耄耆以兄之行宜期而頤天跼地蹐兄數果奇凡諸羣季疇弗嗟咨凡諸宗鄰疇弗涕洏矧我與兄曷不譆譆嗚呼兄

往誰與我知。哀惕我情。顛倒我辭。有香一炷。有酒一瓶。魂如有靈。尙其鑒茲。嗚呼哀哉。

自敘

少從敬堂周夫子學。聞有古文法未習也。自是溺於八比二十餘載。壬辰間。游芸皋師之門。傳以義法。復得劉五山高雨農二先生緒論。偶有作亦不多。洎芸皋師五山雨農相繼謝世。益寥寥寡黨。間與東谷誠甫質證一二。復秘而不宣。諛而少實。可悲也。計錄若干首。分爲兩卷。存諸笥。以身自少而老所得止此。亦敝帚自珍之意也。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一集

愛吾廬文鈔

呂世宜著

王雲五上海河南路發行人

商務印書館上海河南路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上海及各埠發行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本書校對者董文澍）

版權所有